



26

南滿洲鐵道株式
會社農事試驗場 編

湯 爾 和 譯

東省
叢刊

到

田

間

去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
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
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
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
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
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
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
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
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
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
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
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
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垂督

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

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

中華民國十九年八月初版
民國廿二年四月印行 國難後第一版

(二九四〇)

東省叢刊 到田間去一册

每册定價大洋貳元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原編者

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農事試驗場

譯述者

湯爾和

發行者兼印刷者

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

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

(本書校對者吳葆璠)

序

最近傳聞，甲軍閥與乙軍閥遇，甲問：『若有兵若干？』乙答：『不知道。』甲問：『若有錢若干？』乙也說：『不知道。』甲又問：『若有妾若干？』乙仍說：『不知道。』這自然是笑話，然而乙軍閥幾可爲我們全國同胞的代表。

我們中國常常以地大、物博、民衆自誇，然而地有怎麼大？自己還沒有精密的測量與圖記，往往在邊界上，憑着外國的地圖，把我們的地輕輕的劃給外國了。人有怎麼多？也沒有確實的計算，或混說四萬萬，或說不及此數，或說遠過此數，至今還沒有定論。至於物產，自己更沒有什麼統計，專待外國人來開手，例如北方的礦產，是德人先行測繪的，東三省的農產，又偏勞日本人了。

日本人調查滿蒙的報告，層出不窮，關於各方面的都有；而這一本是關乎南滿鐵道沿線的農業的。他不但對於農業上主要事項如大豆的種數，畜牧的概況，病蟲害蟲益蟲的識別，衡量的異同，都詳悉記載，而且連那鄉間文契的程式，驅使牲畜的口號等等，都一一記述起來，這不但於實用上巨細不遺，而且也很有興趣。

我們真太懶，不但自己不能去調查，並別人調查所得的報告，也不去讀一讀。現在應該可以救藥了，因爲湯爾和先生已經把這本書譯出來，不但解日文的人經這番提醒，要注意一點；而且不解日文的，也可以人手一編了。

湯先生是一個說得到做得到的人，他從前學醫的時候，立志不爲營業，而重在研究學理，後來於組織學上有

了許多新發見。他辦醫學專門學校的時候，要教員不但講授而還要自己研究，學生不許領印本的講義而要自寫筆記，當時都以為不容易辦到，後來各教員都有研究的成績，各有著述若干種，而且用互相代課的方法，各人都會到德國研究一回，學生也養成聽講而筆記的習慣，十餘年如一日。有一時候，他立志要譯醫學書，限日譯若干字，竟譯到二十種。現在立志於兩年內譯關乎滿蒙的書十種，他一定能譯出來，就是我們讀現代譯本的人，不應僅僅注意譯本的內容，以增廣見聞為已足，還要參考本書條件到各地方去切實調查詳細記載纔好。人人都說中國的人民，農人占百分之八十；中國的物產，農產占百分之九十；我們能把全國農業上的關係，調查清楚，就得了救濟中國的鎖鑰；我們纔算不辜負譯者的勞苦。這是本書所以名為『到田間去』的用意。我於感謝譯者以外，尤願與諸讀者共勉的！

中華民國十八年九月四日 蔡元培

胡序

我在這十二年之中大概做了三四十部書的序文，總是我讀了原書之後纔敢寫的。今天我給湯爾和先生寫『到田間去』的序子，我要特別聲明，我不會先讀他的譯本。一來呢，商務印書館至今不會把譯本送來；二來呢，湯爾和先生的譯書是我完全信任的；三來呢，他在自序裏有意和我挑釁，我這篇序只是跋他的自序，所以譯本的讀了沒有，不生多大問題。

開卷第一句話，我要對湯爾和先生脫下帽子深深地鞠三個躬，表示我的敬意。湯先生在北平做了幾回大官，窮的不得了，下臺之後，有一個時代全靠譯書過活。他到商務印書館訂下契約，一年之中要譯一百二十萬字的醫書，每月交十萬字。去年高夢旦王雲五先生告訴我：『爾和先生真了不得！每月準交十萬字的譯稿，一點不含糊！』只可惜商務印書館的排字工人總趕不上湯先生一支筆的速率！湯先生這樣的刻苦，這樣的勤奮，真是我們少年人的模範。所以我很誠懇地對他表示敬意。

第二句話，我要脫下帽子給全國讀書的人道喜：『恭喜賀喜！湯爾和用白話譯書了！』這真是好消息。湯先生譯的醫書大都是用文言的。他的文言簡潔通暢，也很可讀。但文言譯書的時代是過去了，歐洲文字和日本新起的文字都不是文言所能流暢表現出來的，費了多大氣力譯出來，能讀的人究竟不多，這叫做『吃力不討好』。聰明人不應該幹這種傻小子的事！湯先生在十年前做了一篇『我也來放一把野火』，用極漂亮的白話發表他的

時髦主張。我當時讀了那篇文章，就知道白話文得着了生力軍。可惜爾和先生十年來還不肯拋棄他的紳士架子，所以他的漂亮白話文始終『不大露臉』。現在好了！他也上了梁山泊了！我代表梁山泊上的朋友高叫三聲歡迎的口號：

白話文不怕『斷種』了！（這一句不大像口號，還得請吃口號飯的朋友們斧政。）

歡迎譯學老將湯爾和做白話！

湯爾和做白話萬歲！

第三句，我要請湯爾和先生更正一段關於我個人的謠言。他說：

胡適之先生起初在美國學農科，教員拿一籃蘋果叫他區別，他不認得的，拿起來吃在肚裏。

這句話是冤枉我的。我那時學習一科『種果學』，有一次實習時間做的事是蘋果的辨認。每個學生面前堆着一堆蘋果，一把小刀；每人自備一本實習蘋果分類法。辨認的標準是根據每個蘋果的大小，顏色，蒂的長短，圓度，脆度，酸甜等項，去查牠的俗名和學名。美國學農的學生大都是來自田間，大都認得這些蘋果的俗名，他們依據俗名去翻分類法的索引，便得學名，再填註每種的顏色，蒂長等等，便容易了。他們不消半點鐘，把二三十個蘋果都分類完了，衣袋裏裝滿了蘋果，走出去大嚼去了。我同幾位中國同學都不認得這些蘋果先生姓名甚名誰，只好規規矩矩依據各種標準去檢查，整整兩個鐘頭還不夠辨認一半！眼睜睜地看着別人大嚼蘋果，自己面前的蘋果又都切開驗看，不久都酸化了，不中喫了。這一課的分數自然很低，但前年我重到美國，居然還認得好幾種蘋果，不能不說是十

五年前的一點小成績。美國同加拿大的蘋果大概有四五百種。東三省的黃豆有二百種。這都是很自然的。我們國內的少年，見了麥子說是韭菜，卻要高談『改良農村』，『提高農民生活』，真是癡人說夢！

前幾個月，我的大兒子祖望和他的同學徐君在上海郊外看見一隻水牛。這兩個孩子就沒有見過這種怪物，他們研究的結果，斷定這怪物爲一隻小象！旁邊可笑壞了我的七歲小兒子思杜，他說，『這是水牛，你們連水牛都不認得！』思杜去年跟他母親到徽州鄉間住過四五個月，所以那一天便可以誇張他的『博學了』。這便是到田間去和不到田間去的分別。

所以我十分贊同湯爾和譯這部書的本意。他說：

我譯這部書的意思，要想給人們做一個標準，少講空話，多知道事實……用不着開口便是主義，閉口便是國家，且分一點精神，留心高苜，蘿蔔，白菜，黃豆，牛糞，馬糞。

他又說：

鄉下人進城，也是莫名其妙。但是鄉下人所不知道的是繁華奢侈；我輩到鄉下所不知道的，乃是人類生活根源。到底誰該打，且讓良心去判斷。

他告訴我們：

南滿鐵路所辦的公主嶺農場，蒐集數十種大豆，想改良豆種。沒有幾年工夫，已選定改良種第四號，第八十七及八十九號，收量既增多，油分又豐富，而且形式好看。何以我們自己就沒有有人幹這件事？

他自己的回答是：

因為我們大家都去講國計民生大道理，講主義，講手段。什麼叫做白眉，什麼叫做黑臍，什麼叫做四粒黃，什麼叫做大粒青，滿不知道。至於高粱的雙心紅，喜鵲白，更是江湖上的隱語，不入愛國家的耳朵。

這是很沉痛的控訴，我們平日愛講國計民生大道理的人聽了，應該作何感想？

我在十年前，便提出『多研究問題，少談主義』的意見，希望引起一班愛談大道理的人的覺悟。十年以來，談主義的人更多了，而具體的問題仍舊沒有人過問。只看見無數抽象名詞在紙上炫人眼睛，迷人心智，而事實上卻仍舊是一事無成，一事不辦。談主義的書報真不在少數了！結果呢，還只是爾和先生說的，『不過紙張倒毒，書坊店走運！』於老百姓的實際苦痛有什麼救濟？於老百姓的實際問題有什麼裨補？

爾和先生說過，他譯這本書的用意是要勸人『少講空話，多知道事實。』我要替他加幾句解釋：

少談主義，多研究一點有用的科學。

帶了科學知識作工具，然後回到田間去，睜開眼睛看看民衆的真痛苦，真問題。

然後放出你的本事來，幫他們滅除痛苦，解決問題。

改良得一種豆，或一種棉花，或一種蠶子，勝似一萬萬噸談主義的文章。

發明一個治牛瘟豬瘟的方子，介紹一個除蝗除害蟲的法子，勝似一萬萬張宣傳主義的標語。

譯序

我在繙譯這部書以前，心裏有許多感觸，隨便寫幾條在下面，當作序文。

(一) 不要說這幾年來的出版界烟銷火滅，不聽見響動。就在民九到民十二，出版物盛極一時，沿江各地，雜誌聽說出一千多種的時候，我想在多數民衆裏面，尤其是對於農民，可說是不生影響。因為出版物雖多，無非是一部分人們在那裏湊時髦，講空中樓閣。千篇一律，大同小異，反正不過那一套。看了甲，用不着再看乙丙丁，不過紙張倒霉，書坊店走運，至於民衆的生活狀況，實際的社會情形，有誰肯去做觀察調查宣傳的工夫。滿口嚷着到民間去，其實始終坐在講堂上，或沙發上，甚至坐在酒館裏牌桌上，到底沒有出都市一步。所以他的結果，出版物是出版物，民衆是民衆，終久合不到一起。風潮來了，大家亂嚷一陣，過去了，依然是死氣沉沉，從前講的都是廢話。照這樣子，再過幾百年，也還是如此。我譯這部書的意思，要想給人們做一個標準，少講空話，多知道事實。眼光不要專注在通商大埠，也要回頭看一看鄉裏可愛可敬的農民。用不着開口便是主義，閉口便是國家，且分一點精神，留心萑苻蘿蔔白菜黃豆牛糞馬糞瑣屑不堪的小事。

(二) 『耨禾日當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誰知盤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』這不是一首古詩嗎？你看描寫的多麼深刻。不要講我們生命之源的米和白麵，從耕地、下種、分秧、施肥、拔草，一直到收穫、去皮、磨粉、包裝運送，經過許多商人的手

腳，到我們嘴裏，不知要費多少事，其間不知有多少過程；那怕是一顆白菜，一根蘿蔔，一條黃瓜，一根葱，一頭蒜，等到拿上來吃的時候，不知要費多少天時地利人力。我們只知道整篋的往嘴裏送，有時還要說這個瓜不甜，那個茄子老了，真是統袴的派頭。從前有人說笑話，父親問他兒子：米從那裏來的？兒子回答說：米是從櫃裏來的。大家都說這個兒子是傻小子。睜眼瞧罷！到處都是傻小子，這怎麼辦呢？

(三)現在要說到東三省了。民國以前不必提，民國以後，到東省來經營農業的人，聽說已經不少。但是除掉山東河北幾省無路可逃的災民，拖兒帶女，到東省來做苦工外，比較有身家的人，到東省經營農業的，都是官僚辦法。他的目的是發財，所以一買就是幾百方地。自己不知道在那裏享福，何嘗曉得東三省的氣候是怎樣，高粱是怎麼種法，大豆又是怎樣種法。至於地質、地味、水利等等，更談不到。身親其事的直魯難民，每天做牛做馬，他們差不多一字不識，如何曉得記載，如何曉得宣傳。所以東省大多數農民社會的組織，和一切生活要件，世界上竟許沒人知道。土著的鄉紳們，縱使知道一二，也是一鱗半爪。從沒見有系統的記載，可以讓我們觀察品評研究。這是多麼可怪而可痛的事呀。

(四)有一個全國的大問題，不光是東三省，但是東三省也在其內。這個問題，就是度量衡的複雜，幾乎比幣制還要凌亂。從前北京也翻騰過一陣，並且設有度量衡局。但是官樣文章，那裏敵得過民間的機詐。一條大街上，就有幾十種的秤，和幾十樣的升斗。東三省鄉間，似乎也免不了這種弊病。試看南滿鐵路所經過的地方，南自金州

起，北到長春爲止，不過十三四個大碼頭，各地的升斗，大小不同，各地的斤量，輕重不同。至於田地買賣的弓數，更是因地而異。（見本書第七章升斗及斤兩表）說起來，各地方升斗，何嘗不經過地方官的檢查，也有所謂官斗，並且烙有火印。但是農家賣貨的時候，斗裏釘上木片，買進的時候，將木片去掉，官斗便可自由伸縮。有些人家，簡直備有大小兩斗。這種把戲，真是防不勝防。將來如果有一天國家像個樣子，要劃一全國的度量衡。這種情形，一點都不曉得，閉門造車子，恐怕終久辦不澈底罷。（我聽見這次辦賑的人說：所買糧食，一概用磅秤做標準。如同紅糧，以磅秤二十七斤作一斗，小米三十斤作一斗，彼此公平買賣，足見也未嘗沒有辦法。）

（五）有一件乾燥無味而實在是很有趣的材料，就是東省鄉間文契的程式。各地方所用的字眼和他的文理，種種不同。在研究文學的人，看了一錢不值，但是在民俗學上，我想與各地歌謠，或者許有同等價值。不過向來著書立說的朋友，很少機會，把買賣借押等契紙，採作材料。所以這種租約田契的格式，恐怕只有當地教蒙館的老先生寫得出來。我看了這本書上許多式樣，如同走進博物館一般。

（六）病蟲害蟲益蟲的種類，不知道與關內的蟲類，有多少不同，我的智識太淺薄，不能判斷。如同麥黃蟲子，秋瞎子，夜蟲，黑花蟲子，綠蟲子，黑蟲子，油蜜蟲，地蛆，節蟲，地拉窟，子草，甜蟲之類，在關內各地，有無此種蟲類，學名如何區別，從沒聽見有人報告。我想這也是農學家昆蟲學家以至生物學家的重大使命，不能說沒有調查的必要吧。

（七）驅使牛馬驢騾的口令，喚雞喚鴨的聲音，南北各地不同。古書上或者講韻學的人，偶有一二記載，但也

不成片段。南方農家所用牲口，大概都是黃牛水牛，用驢騾的地方很少。但是我已經覺得叱牛的聲音，有好許多地方，各自不同。東三省農家以及一般人民用的牲畜很多，有驢有馬有騾有牛。黑龍江有一種蒙古人，稱爲達呼利。一個人能趕六條牛拉的大車，輕容易不用鞭子。發出口令，要走就走，要停就停，要左就左，要右就右。看了真使人佩服。『堯牽一羊而舜撻之』的成語，不覺在我心中來往。我想有人把中國各地驅使畜類的聲音，調查他一下，恐怕也可成一篇取得農學博士的論文。我譯的這部書上，也列有這一項（參看第五編第一章）不能不說他調查的周到。

（八）『五穀不分』是荷篠丈人，譏笑仲尼的話，我輩到了鄉間，真是墨者黑也，可以說是一物不知。鄉下人進城，也是莫名其妙，但是鄉下人所不知道的，是繁華奢侈，我輩到鄉下所不知道的，乃是人類生活根源。到底誰該打，且讓良心去判斷。我所慚愧的，就是一到東三省，不覺有了比較，何以呢？我拿黃豆來說，黃豆的種類，有二百種，大體分起來，還有五十種之多，南滿鐵路所辦的公主嶺農場，蒐集數十種大豆，想改良豆種。沒有幾年工夫，已選定改良種第四號，第八十七及八十九號，收量既增多，油分又豐富，而且形式好看（見東省括目論）何以我們自己就沒有人幹這件事？因爲大家都去講國計民生大道理，講主義，講手段，什麼叫做白眉，什麼叫做黑鬚，什麼叫做四粒黃，什麼叫做大粒青，滿不知道。至於高粱的雙心紅，喜鵲白，更是江湖上的隱語，不入愛國家的耳朵。胡適之先生起初在美國學農科，教員拿一籃蘋果叫他區別，他不認得的，拿起來吃在肚裏，這真是乾脆辦法。但是我們青年要想

得到點切實的常識，胡先生這種頑意兒，到底不足爲訓啊。

(九) 長江以北一帶所看見的豬，都是黑的，花豬就很少。我在昂昂溪看見成羣的白豬，起初我當是羊羣，走到近處，看見許多大耳朵，纔曉得是豬。及至於譯這本書，纔知道他是俄國豬，不是遼東豕。我們一個月差不多吃二十天的豬肉，在這部書裏，纔知道有大名豬、二名豬、荷包豬的名目。我的智識到底貧乏，驢馬、驢雞都聽見過，也看見過，從沒聽見驢豬，但是這裏也有，名字叫鍬豬，這也是新長的知識。

(十) 無論談到什麼事，我們最覺得苦痛的，就是我國人絕沒有統計的觀念。即以東三省而論，要不是海關，一年出產多少大豆，恐怕也沒人知道。譬如吉林的木材，一年出多少，鴨綠江的木材，一年出多少，假使沒有海關冊，我們竟絲毫無從知悉。又譬如東三省家畜，共有多少頭，總算中華民國有農商統計，合遼吉黑驢馬牛羊豬，共約一千四百萬頭，雞鴨鵝一千六百七十八萬隻。但是這種約數是那一年的調查，無從知道，近年有無增減也不知道。痛快說罷，連人口有多少，誰也說不出確數，還問那些閒事。我敢大膽說，從今以後，若不在這種地方切實注意，不但研究改良比較整理，一切建設方面，都無從下手，就是抽稅，怕也沒有標準罷。

(十一) 這部書所記的，只有南滿鐵路沿線十幾處地方，安奉線尚不在內。至於我國自築的奉海、吉海、路沿線，打通路沿線，以及吉長、吉敦、中東各線，及中東路北面黑龍江地方，而且是黑龍江省東北一帶，如同呼海線、齊克線所經過的地方，都是農業極盛，農產極多的區域，所有情形如何，還沒有中國文的記載（俄文、日文的記載，恐怕

早就有了。)很希望官廳知識界注意到這件事，而且痛切知道這件事情的必要，不可盡讓日本人及俄國人去做我們應做的工作。(我在哈爾濱參觀中東路所辦的陳列館，自大豆高粱起，以至一切雜糧、蔬菜、藥材、木料、煤、鐵各礦、毛皮，以及各種特產動物，甚至東省風俗，都有模型標本，而且有幾百張重要的圖表。東省天地，一目瞭然。問他的歷史，纔辦了五年，真使人驚心動魄。)

(十二)臨了我還有一種奢望，關內各省區域固然太廣，但如黃河珠江揚子江等流域，地質、氣候、水利、物產、農耕方法，農民生活，各有不同。倘使官民一致，不求精密，就照這本書的簡陋辦法，調查出來，我想一定非常有趣，而且非常重要。

最後更有幾句話要聲明，直到民國十七年六月為止，我所著的譯的，盡是醫書差不多二十種了。其中用白話文的，好像只有兩種。現在我想儘兩年裏頭，譯十種書，叫作東省叢刊。第一和第二種，都是文言。這一種所以用白話的緣故，一則因為書裏的名詞，都是土話。如同大金黃糜子，蛤蟆頭稗子，紅刀把齊(粟之一種)，老母豬不抬頭(高粱之一種)等，沒有法兒改成文言；二則因為這幾年來，胡適之先生不大露臉，白話文幾乎看不見了。我怕他從此斷種，所以來他一下，不知胡先生以為如何。

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一日 湯爾和在遼甯所寫



圖 一 第
肥 施 土 糞 積 堆 圃 場 於



圖 二 第
運 搬 之 土 糞



圖 三 第
種 播 之 豆 大



圖 四 第
倉 藏 貯 之 豆 大